

史記論文

野戾書贈

宋

紀

綱

目

卷之六



史記論文 第六册

武進吳見思齊賢評點

山陰吳興祚留村參訂

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

以勇氣聞於諸侯。一先提勇氣伏爭功之根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

人。廉頗藺相如雙也後即撇卻廉頗直接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

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藺相如謀欲予秦。秦

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先設一疑案難決以見廉頗不

與妬并此爭功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

之所由來也。」欲入報秦偏放開說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

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以此

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

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

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一篇大文必有引起所謂江河之濫觴燎原之熒熒也。臣竊以為其人勇士

照下持壁睨柱。十步濺秦王。有智謀。照完璧歸趙。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

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

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

以負秦曲。兩義明確而句法簡勁。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

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只四字滿綻之極一篇文字俱從此出。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

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

呼萬歲。先裝點一番寫得秦王極喜。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

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

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

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已議過兩

番反於對秦王時淋漓曲盡而又字字於是趙王乃齊戒五日忽入齊戒奇是一時

急切蓋此時不得不急不得不直也隨口撰出又即找一句以

秦王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實之寫得相如應變之才

如見敏妙如此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此應齊臣觀大王

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此應償城一段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節

語有聲相如持其璧睨柱又描一筆欲以擊柱倚柱睨柱秦王恐其破璧秦王只此

相如有色相如定上之倚柱乃辭謝此秦王辭謝固請此相如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

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又度一番乃謂秦王曰

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齊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齊

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前計無復之撰出一趙王齊戒此計無復之又

王度之終不可彊奪相如之勇反在遂許齊五日又默相喻神情如見舍相如廣

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齊決負約不償城度秦王第三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

徑道亡歸璧於趙因完璧二字遂一路寫奉璧授璧而止多少錯落秦王齊五日後

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前一番傳觀之一笑極寫秦王正極寫相如也

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

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所以齊戒五日也。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

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折

更妙遂令秦王銜口。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

臣相視而嘻。寫秦王一時不快無可奈何光景且連日齊戒引見心事俱於此四字中現出。左右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

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

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

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以上幾許事只用兩語結盡。其後秦伐趙

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一二事是璧上餘波。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

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又帶廉頗。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如許大事

只一句前壁議多此不得不略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

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只四字寫得堅決。王許之。遂與

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

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先寫秦人得志以反襯相如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

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

秦王不肯擊缶。不許不肯作兩番寫逼出下文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

欲刃相如。前應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前奉璧時止暗寫相如之勇至此方明寫於是秦王不懌。不許不懌

相為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前寫秦御史今但寫相如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一鼓

擊缶。秦御史書趙御史書兩兩相對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十五城餘波藺相如亦曰。請以

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壽趙王壽又作兩對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

秦不敢動。不予城不予璧以秦趙雙結此亦以秦趙雙結此亦以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

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廉頗事只虛寫而藺相如徒以口舌

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宜者舍人吾羞。不忍為之下。一頓作勢宣言曰。我見相如必

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

頗。相如引車避匿。忽寫其勇神色俱壯忽寫其怯神色俱沮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

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

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只一句已足。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

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詞氣俱直。以實心作實語。遂令心折。駕馭武夫。止用法。

此法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宰相與驩。爲刎頸之交。一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

之一。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單序廉頗復留未完。插入趙奢趙括而廉頗一傳止。雜於相如二趙之間。主客不分。

合成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又提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倒分

奇作入趙奢事。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

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

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

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

邪。一正一反俱用頂語。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一



秦伐韓軍於闕與。遙接前闕與事王召廉頗而問。夾序廉頗作客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

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請一客陪廉頗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

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應將勇句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始出國門而令

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來得突兀逼出奇文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

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寫得一急甚一緩甚。文家作色處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

復益增壘。堅壁留矣。又找兩句若萬萬不出者。正史公著色語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

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方颺開忽劈頭

接入令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欲急故緩。欲緩故急。則極緩

如是文法如是軍壘成。照上增壘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正與軍候相應趙

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

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

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

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

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一又點廉頗相如并應後四年，趙惠文王

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完開一筆結

膠柱云云乃相如病篤中語而從此相如不復見矣使廉頗將攻秦。後又因廉頗接入趙括穿插之妙。秦數敗

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先提明一秦之間言曰：秦

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

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

正忙時頓住再序趙括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

能難，然不謂善。畫出一羣陵括母問奢其故。帶出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

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

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

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

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

之。王以為何如其父？反問一句下又找一父子異心，願王勿遣。母不述父語王曰：母



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一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應易言兵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

其軍為二，士卒離心。應軍吏無敢仰視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

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

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

也。一趙括原插序於廉頗傳中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

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遙接易大破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

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一廉頗之免長平

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

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一聞入

波事作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

前插入樂乘為故此故也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一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

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一聞中插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

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先作兩語以為必合而孰知反開也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

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

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

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一。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

思。用。趙。人。只一語感慨之極回望故國廉頗卒死於壽春。一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

也。遙從上攻燕接入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

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鹵

者。斬。與趙奢軍令相照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

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一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再一層趙王怒。召之

使他人代將。隱照廉頗代將事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應亦不邊不得田

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

敢奉命。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前應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又一頓凡作三層極力搖曳以為下文生

色。邊士日得賞賜。應市租擊牛而不用。應不得捕鹵此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

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設者十萬人。悉勒習戰。覺士馬精強。旌旗改色。讀至此耳。目

為之一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終以示怯。單于聞之大率

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澹澹。破東胡。降林

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一上三以為怯。逼至此收完。趙悼襄王元年。廉頗

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又提廉頗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

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

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

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

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應郭開問。廉頗事。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又應廉頗代將事。李

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

鹵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李牧死後三月而趙滅。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三句轉。方蘭相如引璧睨柱。易璧事。及叱秦

王左右。澠池事。勢不過誅。妙語千古英雄止於此處看得破耳。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

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廉頗闕相如正傳也趙奢趙括李牧則附傳乃廉頗闕相如雙起相如正寫而廉頗虛寫雜序於中與相如二趙相終始穿插極佳主客莫辨此又史公之另

一格也○寫闕相如易壁一事會秦王一事讓廉頗組織之妙真無轍跡可尋

寫至入趙奢以後則縱橫變化忽而趙括忽而廉頗開之問與廉頗一様耳夫有

一○李牧一傳所以附於廉頗後以牧亦趙將且郭開之問與廉頗一様耳夫有

### 田單列傳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潛王時單為臨淄市掾。不見知。序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潛

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

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為燕所。鹵。唯田單宗人以鐵

籠故得脫。東保。即墨。先借鐵籠事表田單已具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

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潛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

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

全。習兵。間接鐵籠事且加習兵字蓋至此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一頃之。燕昭王

而始知其習兵也應前不見知

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一。宣言齊王已死。城之不拔。

者二耳。去一。傳更勝。○一。層。字比樂毅。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二。層。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

三。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四。層。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五。層。凡作

五。層。而曲。折始盡。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一。燕士卒忿。則齊

接一而字直貫。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翔

至怒氣十倍。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翔

下食盡矣。必下城中二字。蓋燕人怪之。一。連寫四節。飛鳥神師是一對。則卒掘壘是

耳。田單因宣言曰。二。宣言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

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

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一。若冠戲之極。而必為出。描寫正為火牛

以下兩節是內事。乃宣言曰。三。宣言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

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一。此節是激

單又縱反間。曰。四。反間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壘。墓。燒

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此節是激田單知士卒之可

用。上突起四節逼至此處可以一戰矣又頓住再出六節乃身操版牖與士卒分功。一妻妾編於行伍之間二節

盡散飲食饗士。三節上三節再以結內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四節遣使約降於燕燕軍

皆呼萬歲。五節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五反間即墨即降願無鹵

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六節下三節再以恐外燕軍由此益懈。一內事備矣此

燕軍益懈外可乘矣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偏作奇

兩路雙逼逼出火牛東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

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此半段是燕軍夜大驚。兩夜字正為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

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下半段是五千人因銜枚擊之。寂處而城中鼓譟從之

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喧處極喧又添鼓噪聲銅器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

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

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前火牛一段極其淋漓照耀

長驅俱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田單一傳不過一奇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



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奇語似其田單之謂邪。

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嫩之家。為人灌園。嫩女憐而善

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

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倒點已

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

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

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

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亡大夫逃亡。曰。王蠋布衣

也。義不北而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昔亡故求諸子立為襄王。因迎襄

故追序襄王避難之事。則在太史嫩之家也。亦因迎襄王。句故追序齊大夫迎立襄

王之故。則感王蠋之義也。粘此二段。是迎襄王。注腳然入田單傳。不得故附於此。襄

田單是戰國一奇人。火牛是戰國一奇事。遂成太史公一篇奇文。其聲色氣勢

如風車雨陳。拉雜而來。幾令人棄書下。席○只用一墨。收而田單別事。且姑

團簇可觀。如再入。○田單事。俱奇如飛鳥神師。純是疑鬼疑神之筆。然後逼

置之作文之法也。○田單事。俱奇如飛鳥神師。純是疑鬼疑神之筆。然後逼

史記論文 田單列傳 八 中華書局印行

出火牛一節龍文照耀亦若鬼駕神驅  
乃知文人筆端亦自有鬼神之妙也

### 魯仲連鄒陽列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照下不肯帝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一

照下辭平原逃隱游於趙。只三字頓住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

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先頓一句以魏

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又頓一句以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

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請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疆為帝。已而復歸

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

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序趙事一段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前序趙事為仲連

借平原君作一頓此時魯仲連適游趙。遙接前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

前一段文歸至此處入。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先颺前亡四十萬

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應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

是勝也。何敢言事。又一頓兩何敢言事非謙詞也正寫猶魯仲連曰。魯始以君為天



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一反一正一跌就轉一轉就住文法佳勝非賢公子正指

其帝秦猶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應其人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

之於先生。序得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

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

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故作一頓一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

新垣衍而無言。先無言反待新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

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亦一反一正兩宕曷爲久居此圍

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

此亦是一反一正句法跌宕而出云世以鮑焦不能從容自愛而死者固非即以

爲其自爲一身者亦非也。正對其在圍城之中不爲身謀又隱照其排難解紛也。彼

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鹵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

天下。卽易大臣奪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

趙也。帝秦二字反放開見原無此理我見將軍止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

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又用跌宕法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

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又折轉真水盡山窮曲曲引人入勝魯連曰。梁未睹秦

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又頓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

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

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

後至。則斲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

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不忍其求直貫下變易大臣奪情與愛諸事且

然不說出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

不說盡畏之也。衍口中脫出一畏字本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仲

若僕一語著力打入而新垣衍直任不辭反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前作

颺開一層覺兩人機鋒相照處毫不放鬆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

打不入故又進一步作險語使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倒

人不堪遂逼出奇文妙至於此新垣衍不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

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

王卒就脯醢之地。忽爾頓住故不了了蓋曰俱稱王者也何爲就脯醢哉帝則足以

齊潛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

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

舍納筦籥，攝衽抱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

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潛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

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

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

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又以鄒魯之不肯帝齊以反形之下乃直入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

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應俱爲王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

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此應鄒魯其意已足而下又轉折入勝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

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

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宴然而已乎？前猶泛論此乃一轉入梁王其詞乃緊而將軍又何以

得故寵乎？又轉一句入新垣衍正頂變易大臣又緊入一步不作多詞令衍自悟含蓄蘊藉終不說盡

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

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又作兩岩語對住遂以終篇妙甚。吾請出。不敢

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

軍遂引而去。秦軍聞之而退五十里不必然也無忌擊之而去此其實也故並序之初為仲連後存故實也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

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

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

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完帝秦一段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

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

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

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智勇忠先立案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

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還應

智勇忠倒應三者雖平其實側重智字次重勇字蓋智勸其降三者世主不臣。說士

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故獨提智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不

再計也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此一段是泛論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

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此一段是引證言事必權

如濟北爲重故在所必爭此齊之已事也。濟北即聊城地。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

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此言今衡秦之勢已成矣。昔以棄南陽斷右

也右壤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此收上兩段以今楚魏交退於齊。必攻而

即平陸燕救不至。則聊城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敵。則臣見公之不

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

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此段言燕今公又以敝

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

於天下。此段言處於必攻無救之雖然。一折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

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

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此段勸不如亡意。

兩字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

也。此段勸其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一結總收歸且吾聞

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正序已完復發議論昔者管夷吾

射桓公。中其鈎。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

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

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調好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綬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

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即前篡也而為五霸首名。

高天下。而光燭鄰國。一段管子應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是捐燕降齊者也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

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

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

坵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

越。一段曹沫應惡小恥者不能成大功是全車甲而歸燕者也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

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前立智忠勇三者此獨歸到智字是本旨故去忿忿之怨。立終身之

名。棄忿恚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

行之。一應前審處此書分兩半前半正論後半反以譬喻終不另作一語收束亦文家脫胎法也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



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鹵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

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所謂智者不再計。勇者不怯死也。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

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誣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一帝秦與射。一書對田單。

與平原君對逃。爵與辭封辭金。對於此。遂住。另是一樣章法。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

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

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是上書主意。書中不明說。故先點出。乃從獄中上書曰。臣

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一突發兩語。以反調起。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

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一譬喻。夫精變

天地。而信不喻。兩王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

所疑。序事止。此數語。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一段是信。一而見疑。昔

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二譬喻。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

也。三譬喻。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

一即前意變調。○一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四譬喻。臣始不信。乃今知之。前兩議已明至此。又

接忠而無報信。而見疑突出。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一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何則。知與不知也。知與不知是一篇之主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

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譬喻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

也。新故二字用得新奇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頂知一字來是以蘇秦不

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譬喻何則。誠有以相知也。又

明知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驪。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

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譬喻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

一又接知字以申言之此三段皆言知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嫉。昔者司馬喜。饋腳於宋。宰相中山。范睢摺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譬喻此二人者。

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一是以申徒

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譬喻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一

此段見嫉見妬方明言之暢言之指一詭勝之徒洗發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

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譬喻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



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此段言一知之者

不必假借於左。右隱指詭勝。

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

計而囚墨翟。十一 譬喻

夫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

毀銷骨也。一 此段言不知者則不

免於讒諛。指詭勝。

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疆

威宣。十二 譬喻

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竝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

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十三 譬喻今人主

誠能用齊秦之義。

桓公之於甯戚。繆公之於百里奚。

後宋魯之聽。季孫之逐孔子。罕之囚墨翟。則五霸不足稱。三

王易爲也。一 此段總結知與不知俱不必

拘牽於世俗也。隱指詭勝。

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能不說於

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十四 譬喻

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一

此段言過之可改。指梁王之見囚也。

夫晉文公親其讐。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十五 譬喻

何

則慈仁慤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一 此段言知之者有罪者可使

有功王不妨改過而釋己也。

至夫秦用

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

誅其身。十六 譬喻

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一 譬喻十七

此段言

不知者則有功者反致有罪已不能見機而致囚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

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警喻十八

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豈足道哉。一警喻

十九○多少譬喻至此方歸到梁王歸到自己一篇。中正說止此數句下又推開又引喻出奇無窮矣。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

投入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詭。而為萬

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警喻二十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

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又足兩句以作色澤今夫天下布衣窮

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

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

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此段又極言根柢見容其權如此而無奈入宮一見妬入朝見嫉則明珠夜投矣吾其如勝詭何

哉。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

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

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鳥集而王。警喻二十一何則以其能越擥拘之語。馳

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

一段言先容者每多匪人無因者或得王佐則今左右亦烏可信哉亦在人主之知與不知而已

人主沈於詔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此鮑焦所以忿於世。

譬喻二而不留富貴之樂也。一語到此又歸到梁王歸到自己之下獄亦只數

臣聞盛

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

歌。而墨子廻車。譬喻二十三即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

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詔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安肯

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一篇引喻至此段正收以天下之士見機遠遁不為左右

美其抗直不撓也豈非一時傑作○忠信二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

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

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魯仲連鄒陽二傳絕無連貫止為魯仲連有聊城一書鄒陽有獄中一書詞氣瑰奇足以相比遂合為一傳耳觀贊語可見○魯仲連一傳是兩半篇一半是說新垣衍一半是說燕將而以平原君田單對結屹然兩截○魯仲連聊城一書亦是兩半篇前半是正論後半反是譬喻亦屹然兩截史公即取書體以作

傳體乎○鄒陽書詞絕無一句正說止用譬喻二十三段古人五十餘人而多少峯巒多少起伏多少曲折排蕩讀之不嫌其煩蓋驅古遣今猶之多將少各係其才高帝之十萬固不如韓信之多也○鄒陽書詞體局似淮南鴻烈蓋當時漢人之文如是也然此書神理則勝

### 屈原賈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

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用兩對排句遇詞客因用詞語王甚任之一上官大夫

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

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讒屈原作兩節寫害其能一節虛奪草藁一節實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

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才人多自負每罹此謗王怒而疏屈平一屈平疾

王聽之不聰也讒詔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四疊句用韻序故憂

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

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忽入議論○此段本淮南王離騷傳屈平

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

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回環曲折多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

騷者。可謂兼之矣。又一折極。咏歎之妙。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

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

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

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矍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

爭光。可也。一騷。又夾議論離。屈平既細。其後秦欲伐齊。此又入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

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

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

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

於丹浙。斬首八萬。鹵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

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一段明年。秦割

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

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

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兩段俱。用簡法。是時。屈平既疎。忽接入。本傳。不復在位。使於齊。願反。

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張儀一段又倒裝張儀詐楚一段懷王悔追張儀不及一得張儀一段又倒裝張儀詐楚一段

意思在此而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張儀詐楚客時秦昭王與楚

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

王行奈何絕秦歡伏再用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

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處處夾入楚王事為屈原

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再用子蘭深著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

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嫉子蘭先從楚人說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

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折一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折二然

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折三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

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

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折四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

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項上三項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

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折五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



之不明。豈足福哉。又夾議論止虛敘聞離騷大意回環轉折無限烟波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

屈原於頃襄王。回應上官大夫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

形容枯槁。此下漁父詞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

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

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醪。前清濁醉醒字

已奇復申兩意更妙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

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

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一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

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窈窕。孔靜幽墨。寃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效志兮。

俛詘以自抑。剗方以爲圓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

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

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笱兮。雞雉翔舞。同糅玉石

兮。一概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

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疎內兮。衆  
 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予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悟  
 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竝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  
 兮。抑心而自彊。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  
 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噍恒悲兮。永  
 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沒兮。驥將焉  
 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  
 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原賦甚多而獨  
載漁父懷沙二篇者漁父則其出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一屈原既死之後又  
處之節懷沙則其絕命之詞也  
原接屈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  
 莫敢直諫。借宋玉等前纒其後楚以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收完屈原直諫并  
屈原後引賈誼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一借  
書事賈誼傳通篇言其少年奮發少年才畧少年以能  
下買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賈誼傳通篇言其少年奮發少年才畧少年以能



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

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以爲賈誼重也。正所乃

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是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

生年二十餘。最爲少。又序歲數。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老先生反。賈生盡

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前借吳公此借諸老先

誼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一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

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尙黃。數

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

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一賈誼實事只用虛。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

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應年專欲擅權。紛亂

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一賈生既辭。往行。聞

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音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始環應

事。其辭曰。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音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

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鷓臯翱翔。蘭茸尊顯兮。讒

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音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為頓兮。鈹刀為銛。

于嗟嚶嚶兮。生之無故。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音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

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上段歎世道下訊曰已矣。國

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濫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

洊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螿與蛭蟻。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

自藏。使麒麟可得係鞵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臆九

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微

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鱠兮。固將制

於螻蟻。只此住好螻蟻指子蘭上官大於螻蟻。一夫之類而絳灌東陽亦在其中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鴉飛入賈生

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鴉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又重

句以深明賈生之不得意也。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

服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鴉鳥入舍正宜倉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

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  
蓄<sup>音支</sup>。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  
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  
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城。彼吳疆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  
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  
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  
錯繆相紛。大專繫物兮。坎軋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  
時。且夫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  
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sup>音頑</sup>小知自私兮。賤  
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狗財兮。列士狗名。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生。怵迫  
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攔如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  
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真人淡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sup>音桑</sup>廖廓  
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

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人無累兮。

知命不憂。細故懲勸兮。何足以疑。一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

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問鬼神事亦只虛寫既

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又借文帝一襯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

梁懷王。文帝之少子。句愛。句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一。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

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

可稍削之。文帝不聽。一諫淮南事。虛寫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為傅無

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應年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

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孝昭句後。人增入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楚辭甚多篇中不及。序故於贊中點出適長沙。觀屈原所

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

不容。而自令若是。即用他弔屈原之意。以歎賈生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凡四折

屈原傳俱用議論而實事于中間。穿插點綴。浩然往復。純是一片神理。運旋賢人蛟之聖人龍之吾於此文不免猶龍之歎也。賈誼傳實事亦虛寫。正與前傳

相配以成一篇蓋史公之文每篇各有一機軸各有一主意不然寧免孤裘黃狗之謂○屈原賈誼作一傳者止為兩人俱詞客而賈生復有弔屈原一事耳篇中止以楚詞照應而賈生如正朔服色事俱虛寫乃老師宿儒以不載治安策為史公疎略夫一篇文字變化波俏起頭而以累墜重複結尾豈有此作安之法邪○賈誼傳略其實事一句點過屈原傳反撫張儀欺楚諸開事整段寫入而兩處寫來增減一字不得不特咸陽國門書也

### 呂不韋列傳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一先買財只一句秦昭王四十

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一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二安國

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三安國君中男名子

楚。子楚母曰夏姬。母愛節。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五子楚秦

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六節多少事層呂不韋賈邯鄲。

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只就大賈上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

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三折五門字子

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

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

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

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只序情事。前文所有。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

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

子為適嗣。不說。明好。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一。呂不韋乃以五

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前云以千金西游。此且先存其半。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

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

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先以軟語入。一得其歡心。夫人

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說詞作兩層寫。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是一句。今夫

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于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夫

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

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先一段切言之。下乃入子楚。今子楚賢而自知

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

世有寵於秦矣。此時二字緊。頂色衰愛弛。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



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亦作兩層寫先言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

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

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一呂不韋取邯

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

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

遂立姬爲夫人。一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齰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

行金六千斤。予守者吏。千金之外者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

人趙豪家女也。得匿。補一句不漏以故母子竟得活。一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

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一秦王立一

年。薨。諡爲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爲華陽太后。

眞母夏姬。尊以爲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洛陽

十萬戶。一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一秦王

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一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

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疆。羞不如。亦招致

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一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

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

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

者。予千金。增損千金亦一時傳言耳。其書具在。豈皆字。字金玉乎。史公即此住。不言有增損與否。妙。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三

寫得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

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關桐輪奇啗字尤奇。寫得不可之極。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

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

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

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于嫪毐。嫪毐家僮

數千。八。與前家僮萬人對。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伏後案。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

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

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一。完夏太后事。始皇九年。

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爲後。添一句是深文語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二子。而遂遷太后于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應前舍人王欲誅相國。爲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辨士。爲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因賓客而生秦王十年十月。免

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于雍。歸復咸陽。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于道。請文信侯。復因賓客而死秦王恐其爲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何功何親兩對何親句隱然爲假父

辨也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又聞借舍人串插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諡爲帝太后。與莊襄王會葬葭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毐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斫年宮。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嫪毐反攻斫年宮事若入文信侯傳

史記論文呂不韋列傳

傳故借贊中發之

中覺無謂而嫪毒無  
寫呂不韋陰謀始而賈國終而賈禍一篇權術很詐寫來如見○史公寫閨房  
事往往大雅獨嫪毒太后事極其不堪使人不欲卒讀蓋太后老淫縱恣不堪  
泣請立子楚處俱作兩層寫極得當時情事

### 刺客列傳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

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寫得曹沫之怯弱後乃翻出奇文莊公之知人

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

左右莫敢動。而問曰。見其急詞子將何欲。曹沫曰。齊疆魯弱。三北之故四字說明而

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蓋言魯城之下即君其圖之。欲反侵地竟

桓公自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

色不變。辭令如故。形容曹沫之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

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

與魯。一割魯侵地止矣。又疊曹沫所亡地一句。見曹沫之功。已成曹沫之恥。已雪曹沫傳故為曹沫寫也。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

有專諸之事。承上起下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

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

楚，欲自爲報私讐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

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一結住此下附序吳事簡而有法

此序也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

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於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

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

「使以兄弟次，耶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兩語亦不排故嘗陰養謀臣

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一接上進專諸句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

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

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

獲？」且光真王嗣，前兩當立已明當立。此又找一句應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

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

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光只一句更不多說而感激托重俱現此內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

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

也。夾立侍。皆持長鉞。寫得威嚴謹密之至非表王僚之防正深表專諸之勇也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

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

立死。武衛森嚴亦何益哉回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

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一其後七十餘

年。而晉有豫讓之事。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一伏去而事智

伯。智伯甚尊寵之一。伏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

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

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讐而死。以報智伯。則吾冤鬼不愧矣。一

無所知名甚尊寵之智伯知我豫讓心事於此已明不須國士衆人二語始為歎息也○報智伯報字乃報知之報也。後死時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正應此句。○魂魄

不愧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

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此曰字上問。欲為智伯報讐。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

字之對詞



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應前滅智伯之後而其臣欲為報讐。此天下之賢人也。卒

釋去之。此兼寫趙襄子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三字妙行乞於

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

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非勸其臣襄子正

以為豫讓之友也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一邪一乎，呼應豫讓曰：既已委

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還他然所以為此

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長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

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前心動此馬驚寫襄子之天襄子曰：此必是

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前執而後知，其為豫讓，此則先知其是豫讓也。於是襄子

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讐，而反委質臣於智

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讐之深也？長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

氏皆衆人遇我。應無所知名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應甚尊我故國士報之。

襄子喟然歎息而泣。即仇讎亦為泣曰：嗟乎！豫子。加以尊稱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

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

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

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讐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不是

見其難也。於是襄子大義之。大義之不在請衣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

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正見魂魄不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

一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讐。與母姊如齊。

母姊伏○不自報讐為人報讐奇。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兩人有卻

略事獨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

也。避讐隱於屠者之間。誦政前半截事只就或人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

暢。聶政母前。知其孝母故先敬其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

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固進。固謝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幸字家貧

客游。照避仇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說得一母之親供養備。不敢當仲

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讐。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

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明說

又說不敢有望寫一時口頭 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

熬不住說不出光景如見 子。囁。喘。故。只。得。再。明。說。一。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回得決絕反將

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一頓畧住 久之聶政母死既已

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

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正指前未有 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

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此一句在 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

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萬不得推托並非好事也 且前日要

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應前 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

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昔幸有母 仲子所欲報

讐者爲誰。請得從事焉。昔回得決絕今應得 嚴仲子具告曰。臣之讐韓相俠累。至此

出 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句衆句 終莫能

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可以爲足下輔翼者。行刺何用車騎壯士正

借此以反襯政之獨行

也。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

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讐，豈不殆哉。

逐句相比一句緊一句○多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

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應兵衛甚設亦以反聶政直入，句上階。寫得旁若無人刺殺

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皮而

使人解不出至後乃恍然此文章之樂。韓取聶政尸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

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畧頓○兩莫知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

國不知其姓名，暴其尸而縣之。千金。傳聞語俱遙遙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

子知吾弟。從傳聞語下即撇入仲子知弟是急語感慨語尤妙。立起句如韓句之市。句六字而死

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謂先其是次果是後乃出是所

與天下共聞見之作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姓名，千金夫

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應前聞字亦見然政所以蒙汙辱，自棄於

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昔政止言其母今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

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汙之中而交之。一篇情事偏於忙中詳序然句句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可奈何妙甚千古俠士不是孟浪殺身亦是今乃以妾尙

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方說出聶政皮妾其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方說

己此來。大驚韓市人。又插一句妙甚蓋觀者必有千萬人聞此語時一齊下淚有此

心。事。大驚韓市人。五字前後神情俱動。○正忙時回一筆寫傍人非寫傍人也正

寫此當場之一人也。如韓信也。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傍。三句感動傍

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

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

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忽作論贊語由政及姊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

有荆軻之事。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

荆卿。一荆卿好讀書擊劍。寫得荆卿儒雅便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

伐衛。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寫得荆卿先見亦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

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

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

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一。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

叱之。荆軻默而逃去。遂不復會。正欲寫荆卿勇敢偏先寫其儒荆軻既至燕。愛燕

之狗屠。不知其人觀其所與則狗屠亦非及善擊筑者高漸離。先荆軻嗜酒。日與狗

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

泣。傍若無人者。奇踪奇態著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深沈好書。酣酒高歌固

態然太過便是市井無賴矣故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

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倒提田光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秦

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亾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

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

子丹患之。插入序太子丹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脇韓魏趙氏。北有甘

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嶠之險。民衆而士厲。兵

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燕地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披其

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燕地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披其



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此作不了語，頓住亦見一時事勢，如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王囚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

又疊一句以見其急。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

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燕境極於遼水故東無與國也。其後迺可圖也。非必真有是事正寫得無

耳。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漸漸引且非獨於此也。轉夫樊

將軍窮困於天下。天下畏秦莫肯容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

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兼寫太子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

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

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鷙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轉到太子身上燕有

田光先生，其為人深智而勇沈，可與謀。先說彊秦聲勢，萬萬無可奈何，先出一

敢圖然後脫出，荆軻逐節寫來決不一氣說出，可想筆墨之妙。○太子曰：願因太傅

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與下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

史記論文刺客列傳二十六中華書局印行

省田光曰敬奉教一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

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燕秦事勢前已詳明太子口中不說不

而文意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

已足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必田光亦刺客一流也所

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於結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竟與上句起前

坐定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

俛而笑曰諾一僂行見荆卿僂行見精已消亡也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足見兩今太子

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太子

說得簡淨故田光口中述得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

軻曰謹奉教與田光曰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

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

以激荆卿又擡一句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田光

客流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

也

曰。丹所以戒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一引出荆軻田光事已竟。○田光一段純用對語述語不改一字照應生情。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

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

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鹵韓王。盡納其地。

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

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內無兵力諸侯服秦。

莫敢合從。外無救援正寫得無可奈何之極以見太子之計亦無聊丹之私計。愚以

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却秦王。使悉

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三字疾轉因上是不可得之事故轉之甚捷因而刺

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應莫敢合從其破

秦必矣。此亦非至計乃無可奈何之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

之。正見荆軻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非虛詞正見太子前頓首。

固請毋讓。然後許諾。八字中極其勉強荆軻已將性命付之太子亦不能於是尊荆

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

適其意。此極力寫太子耳。一於荆軻何有哉。久之。荆軻未有行意。又下久之二字。未有行意。字正見其難。荆軻千思萬算。亦無可奈何。

而以性命殉太子耳。秦將王翦破趙。鹵趙王。盡收入其地。前應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

懼。寫得無可奈何。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

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

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

將軍窮困而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

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慘沒。今聞購將軍首。

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頓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願計不

知所出耳。就人乞首是不可開口事故先作一頓等其開口說出痛於骨髓四字便覺斷首報讐亦為易事下又不直說再作一頓是設身處地算計出來

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再於期乃前曰。為之奈

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脅。

下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得將軍之首一句突兀驚人。此下便作極快心語。極

快心事。手舞足蹈。遂令於期心肯。樊於期偏袒搃捩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乃今得聞教。」  
乃今得聞教是欣喜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尸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筆一乃

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徐夫人七首，取之。百金

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於一路來令人眼光正忙忽乃裝為遣

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於七首上出色一番妙甚乃裝為遣

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

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唐突荆軻怒叱

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秦舞陽已為荆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

秦。夫提匕首入彊秦應如何如何也竟不說完是荆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

子遲之，請辭決矣。客何如人竟爾不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

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擊筑和歌應前為變徵之聲。士皆

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

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一路寫來流連悲歌幾成惜別

八字於是將萬萬難事不復躊躇而性命從此一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

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

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

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

王命之前寫得淋漓慷慨此處寫得從容委蛇另換一種筆墨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

宮寫秦王大喜正映後大怒朝服九賓極寫其喜以反襯也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

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借舞陽反襯荆軻神勇前謝曰北蕃蠻彝之鄙

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

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

搤之來得迅疾如真有一未至身句秦王驚句自引而起句袖絕句拔劍句劍長句

操其室句時惶急句劍堅句故不可立拔凡二十九字為十句作荆軻逐秦王秦王

環柱而走荆軻逐秦王即持匕首搤之時秦王環柱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

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



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

是時侍醫夏無且以所奉藥囊提荆軻也此時正忙作者筆不及轉觀者眼不及

下諸郎及夏無且然偏不覺秦王方環柱走上文太放開故緊接秦王環柱走一刻也

惶急不知所為危急之甚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此時秦王正環柱走劍負之

可拔耳一時心忙口吃故止王負劍也國策作王負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

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擗秦王前操劍今始拔出前持七首今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

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所倚之柱即七頃刻地止尋丈耳箕倨以

罵一笑一罵寫荆軻死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正映太子所云沫一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舞陽死生秦王不怡者良久寫得秦

段然豈荆卿意中事哉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竟不足數秦王不怡者良久寫得秦

神已為軻所奪也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此句收完於是秦王大怒至此方大

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夏無且於是秦王大怒至此方大

痛秦王此時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

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

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

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

滅燕。鹵燕王喜。此時之燕刺秦王亦亡不刺秦王亦亡太子所以刺秦王也誅太子亦亡不誅太子亦亡燕王何必誅太子哉滅天性之恩無救於國事

嗚呼。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

姓為庸保。荆軻一段文字奇肆極矣故又附高漸離一段以為後勁文章方不孤寂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四字中多

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高漸離始終一擊筑故即筑上寫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

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一擊筑亦作兩節寫

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

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前刺秦王寫得忙亂甚矣此又容與與態度

躡仙另換一番眼界宋子傳客之。傳即傳食之傳所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曰乃

高漸離也。乃字妙猶言此即是高漸離也以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

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稍近復進得近步逼近入決不一氣

寫舉筑扑秦皇帝。他皆七首此以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妙。寫舉筑扑秦皇帝。他皆七首此以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出前

高漸離為荆軻作波後敘高漸離為荆軻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寫荆軻讀書好士而不專為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蓋魯句踐雙起偏放過聶蓋而以魯句踐單收是文家避呆

處板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傳偏略之於贊中。寫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獨重荆軻是史。公著眼著意處。自曹沫至荆軻五人。以附傳不敘。此其義或成或不成。諸聶政不成。荆軻讓。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刺客是天地間第一種激烈人。刺客傳是史記中第一種激烈文字。故至今獨讀之。而鬚眉四照。深讀之。則骨十分。史公遇一種題目。便成一文。文字所至。則雄千古。此一節。曹沫桓公。麟之次。如羽之全。不然。則成。人亦死。夫論性。則命贈人。決非孟浪。則事一寫。讓子政。公於此。不知費幾許心。不可不細。易得。已而後。應則非愚。則狂。一寫。讓子政。公於此。不知費幾許心。不可不細。易得。讀之。世論人者。絕未會設身處地。輕言。已。燕書。心。不可不細。易得。史公預先。序明。燕秦。蓋萬計。無復之。而後。出。行。刺。武。再。著。耳。豈。得。已。哉。篇。中。已。

明吾願天下讀書人虛心細心取古人之文再三以讀之也○據史公云荆軻之事親得之公孫李功董生而此文反若從戰國策中改出何也豈國策既缺而劉向之徒撫史公之文以附益之與請以俟博雅君子

### 李斯列傳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一篇大文字反從鼠字起奇甚。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一李斯一歎。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固自不凡。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精健四字。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折一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奇甚二折句。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是李斯一。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論一篇議。一句掉轉決絕而行義。不反顧。是李斯神情。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前列得說之故。下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

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兩調語古俊昔者秦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

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霸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

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入王之

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應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迎

其機而道之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疆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

爲長史聽其計。先點一句截住下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

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

拜斯爲客卿一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

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一切者無所不逐李斯議

亦在逐中。所謂一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先提昔繆公求士西取

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

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一段繆公用客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

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二段孝公用客惠王用

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彘。制鄢郢。東據成臯。之

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三段惠王用客昭王得范雎廢

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四段昭王用客四此四君者

皆以客之功。一句總收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又一段乃足向使四君。卻客而不

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一結完上半篇乃入時事

發許多譬喻滾滾不窮其才如此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

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一頓必秦

國之所生。然後可。折。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

後宮。而駿良馱。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句法不排偶氣勢已極宕折可以止

矣偏作兩節寫但見其妙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

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

女。不立於側也。語氣肆宕采色爛然可以止矣又偏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

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



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此節亦作。今取人則反。正兩比。

不然。上邊事已多。文已長。不知如何收拾他。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取人正意。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

內制諸侯之術也。又將兩意正說總。一結數句以完上節。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

此下即完上意。而更起一峯妙。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

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又下。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

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

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一段始正。夫物不產於秦。可

寶者多。收完昆山。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此二語收盡更無餘蘊。其才如此。今逐

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又收地

段完棄黔首資敵國。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先點用其計謀。下

等語而正意俱足。等即李斯之計也。與前一様寫相照。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

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

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

攻之患。一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省齊人

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

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

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

其辭。先點明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應分語皆道古以

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應師古起雖雙起。蓋不

禁未行故下單言道古非今之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

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

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

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

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

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裔。

斯皆有力焉。一以上俱始皇事。只一句便歸到李斯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

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

李斯喟然而嘆。曰。李斯二歎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應還荀卿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

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

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上半篇李斯極盛下半篇李斯一從此衰矣借此一歎挽合前後始皇二十七年十月。行出

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點出趙高夾序始

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

上許之。餘子莫從。皆從請從莫從參差點次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

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

所。一頓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夾序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

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輜轅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

宦者輒從輜轅車中。可諸奏事。敘一時事明晰不繁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問接此下獨序趙高事而

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卽立爲皇帝。而子無尺

寸之地。爲之奈何。寫趙高與胡亥對答處節節入情有對處有不對處有入處有不入處細觀自見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

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一先以無封地動之胡亥若安之者是一段趙高曰不然。

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

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

也能薄而材謏疆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

次以權勢指示之胡亥以道理應之是第二段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

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

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

成功願子遂之。奇語若歌謠用古韻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于丞

相哉。次就胡亥之言即以道理說之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

後時。第三段後世之意已動故俱以時字贊胡亥既然高之言。一句已寫兩

趙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李斯奸雄趙高亦奸雄也

多一往一來一進一退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

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

耳。不說妙事。將何如。四字是微。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第一段先

之。被李斯兜頭一喝。無隙可乘。可止矣。下偏生出許多說法。妙。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

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只此便住待李斯

恬句連句而下另換一種筆仗。豈非奇文。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第二段以權勢

若不會意者。妙。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

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

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截住。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應孰與君侯終不懷通侯之

印。歸於鄉里。明矣。應罷免丞相句。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接內宮句。數年矣。接管事二未

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辨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句句與太秦之諸子未

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

定也。第三段以利害熟商之可以動心矣。故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

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闔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

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

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第四段趙高見李斯不受說遂

化之竟不深言李斯乃反打進一步序述本意雖句句正論句句權術其中不能無動矣蓋觀無令斯得罪一語已明放開一條門路高曰蓋聞聖人

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未而知本觀指而觀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

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竟突出此二句險絕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

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

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為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為丘墟

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第五段趙高見李斯可

高明說出權在胡亥高能得志李斯乃明說出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

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

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嘆垂淚太息李

三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第六段高以利害暢

貪位慕祿無可奈何不得不就趙高之繼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

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前與胡亥三段反覆至此結盡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



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一孝一不忠對挽。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詔書似李斯筆仗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三請字聯得好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尙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一路寫來幾不知誰賓誰主。大書一句。胡亥斯高大喜。以著三人之陰謀。成三人之罪狀。定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胡亥爲皇帝趙高爲郎中令用事而不及李斯卽後所云丞相貴不益也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此下竟放開李斯專序趙高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旣以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

乎。與本紀意大同而辭則全異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

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

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

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反跌一段正二世曰。為

之奈何。故不得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

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

下。害除而奸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高枕肆志寵樂益中二世

之心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

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斃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

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

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句調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

人臣不忠。又以不孝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鄜山之足。唯上幸哀憐

之。蒙毅十二公子十公主不序其詳而詳序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

可爲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成徭無已。一以上敘嚴刑土木賦歛戍徭俱趙高所爲而李斯固位而已。於是楚戍卒真可爲歎息。○作阿房馳道只作一筆帶所謂罄竹難書矣。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此下放開趙高獨序李斯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茅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啜土鋤，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胝，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鹵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轉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鹵之作哉？上排三段掉轉三句應卽作一總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轉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轉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二世語只此住李斯子由爲三

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已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詔

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逆插一段當日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恐懼畏死也。重

爵祿貪位也。有此二者何事之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督責之意大約同責

敢為李斯之所以制於趙高也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主意先用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

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

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此段

責之主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

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引申子作註解夫不能修申韓

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

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一轉其事益明其說益暢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

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

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

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謬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

歸還督責本旨。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鹵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

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轉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

輕罪。轉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又進布帛尋常

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轉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

三句一連又致宕逸。不以盜跖之行。轉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

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轉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

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轉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壑之勢

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

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

也，則亦不察于聖人之論矣。此段韓子多少轉折語意俱妙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

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堯禹桎梏等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

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

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

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點還申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歸還督責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一段用五故字兩然後字三若此字一路滾下另一筆法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一句結還申韓書奏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眾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殺民深二句分開中插兩二世曰殺民深初趙高為郎中令。此下又放開李斯獨敍趙高夾序法所殺及報私怨眾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



故號曰朕。朕字作如此。解奇。○一轉。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

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二轉。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

侍事。事來有以揆之。三轉。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數語作三轉。玲瓏得妙。二世

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

為言。此下李斯。趙高合敘。乃見丞相曰。關東群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

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後李斯每為趙高所愚弄。李斯曰。固也。吾

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

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

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

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兩哉字是怒。趙高因曰。如此殆矣。此

折惡極初投斯心此投亥。忌寫趙高權術十分駭人。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

即功高不賞四。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又作一。折巧妙。丞相長

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至此惡極無餘地。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

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又作莫須有。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又作一語。且

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又結二語。以威劫之。寫趙高之惡。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

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故作危。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穀

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極急時。又作一極緩語。因上書言趙高之短。不得已而寄

高之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

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此數語說趙高不入。蓋李斯地逼趙高地親也。昔者司城

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其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

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

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又引喻二段。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

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承上兩段。一總。而劫陛下之威信。

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上趙高之語。多少曲折。而斯語則直言。陛下不圖。臣恐其

為變也。二世曰。何哉。滿腔不然。只此二字。夫高故宦人也。在此。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

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一頓。一

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

哉一段量度時勢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又稱趙高

絕無可疑蓋為變二字形跡未露反覆圖維李斯越說得重胡亥越不信也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

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李斯之言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

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即以李斯田

只一句毒甚李斯一篇文章反為郎中令即趙趙高所用何物文心體貼至此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也趙

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嘆李斯四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

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

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于桀紂夫

差吾以忠死宜矣先作一胃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

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

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

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

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尙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擿鹿

游於朝也。此一段固是正論。然妙在與督責書句句相反。所謂於是二世乃使高

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前案治李斯泛言也。此接下

緊一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認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

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又曲折補出李斯心事爲上書作引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

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

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

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鹵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

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祿。以固其親。罪

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

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

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自數其罪實句句自揚其功是另一種文法又借

至篇首。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只如此便住作感

妙

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一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

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

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寫趙高惡極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

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二

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李斯五歎

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李斯心事前一款已明。故百忙中作此閒語結。遂父

子相哭。而夷三族。一李斯已死。李斯事完又一句交付。排場下單序。趙高事。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

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

二世驚。自以為惑。與本紀微不同。彼序事此會意自以為惑尤奇。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

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愚二世者一

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

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

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愚二世者二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

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卽

因劫令自殺。愚二世者三。○二世一路看來似狼戾自用之人。乃為趙高愚弄。如木

趙高愚之二世。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

一木偶而已。弗許。雙接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召字授之字。一時勿子嬰卽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

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序完趙

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

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帶序完子嬰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

謂尊用矣。一段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王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

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二人皆以斯極忠而被

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末作一

一篇文字幾及萬言。中間包藏許多文字。如逐客書。焚書。賜扶蘇書。公子高  
從葬書。責問李斯督責書。言趙高獄中書。與說襄王處謀立胡亥處。趙高  
盡文章至此。可以無遺憾矣。○李斯凡五歎。而盛衰貴賤。俱于歎中。關合照應。



以爲文情令人爲之低回○文中極勝處是逐客督責二書而立胡亥處節節與趙高反覆神情相照權術不相下如觀相撲如聽面談文心文筆兩者兼之○史記附傳皆附首末於一篇之中獨趙高一傳于此紀其終而其出處反附於蒙恬傳內是創法

### 蒙恬列傳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先點一句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

元年蒙驁爲秦將伐韓取成臯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

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一

即蒙恬附序蒙驁獨作一段○驚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由驚入武由武入恬恬又

點一句下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

蒙武攻楚鹵楚王。序武完蒙恬弟毅。又由恬點出蒙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

世得爲秦將。總一攻齊大破之拜爲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

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

山委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蒙恬事總序蓋前已

也序恬之功而其罪自見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間接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

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

恬毅合序

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一序總

數語結

上起下。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

趙高附傳餘事

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

僂。世世卑賤。

正與家世秦將者對照帶序

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軍府

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

伏案

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

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

趙高事

始皇欲游天下。道

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

游天下始皇之志而蒙恬通道止北方一帶也

灑山堙谷。千

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瑯邪。道病。使蒙毅還禱

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軍府令趙高

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己也。因有賊心。

趙高心事

序得詳盡

通貫前後。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

已詳斯傳

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

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

故作

趙高恐蒙氏

復貴而用事。怨之。

趙高心事又作兩層寫恐其用事一層怨之是一層

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

因為忠計妙寫趙高

詐權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

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

於陽周。一作頓再起一路序蒙毅忘却蒙恬故雙結一筆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

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

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

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

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

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

不聽。此一段總序蒙毅一蒙恬後乃分序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

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以賜死為幸反跌法足見其陰毒

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

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作兩反詰勢起夫先主之

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

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序已詳盡一轉另起入古事作引證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

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

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前子嬰舉趙王

遷燕王喜齊王建三人今蒙毅引繆公昭襄夫差楚平四王後蒙恬復引成王桀紂三君前後照應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

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惟大夫留心。使者

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一傳序二蒙用總起以分二世又遣使者之

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

積功信于秦。前應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

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先點後引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

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

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此說不見於經傳即金滕一事

之異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

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

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引證之後又夾序與前法變今恬之宗。世無二

心。而士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叅伍。上聖之

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一掉另作一論好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

使者曰。臣受詔行法于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

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

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終以不了了語竟收乃吞藥自殺一段結完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

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瘡者傷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

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

何乃罪地脈哉。

此傳作三段前世系戰功是一段立二世是一段誅蒙恬兄弟是一段○史記

合傳多用穿插頓挫凌駕法此傳只以子嬰諫詞與蒙毅對詞蒙恬對詞三處

照映成篇而前後起結乾淨簡不作支蔓是史傳中一篇老實文字○史記

附傳一篇之中必其記始則獨趙高於此記其始於李斯傳記其終分附於兩

篇之中是  
另一法

### 張耳陳餘列傳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一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應亡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一段序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一段序陳餘雙起亦知字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從此兩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略分序張耳應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又合序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耳餘同購兩人具眼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耳餘兩人相對。心相知。脉脉神情如見。里吏嘗有過。答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只虛點一句並不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



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一見連下五兩人之字以陳涉起蕪。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

餘上謁陳涉。耳餘同起事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耳餘同有名未嘗見。見即大喜。一

且頓住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

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

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耳餘同說○又連下兩人字妙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

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

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一段勸無王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

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妙誅暴秦。據咸

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一段勸進兵今獨王陳。恐天下

解也。二段如銅丸走阪急勢跳躍而陳涉不聽。遂立為王。一陳餘乃復說陳王。遙接

餘獨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傑。及地形。願

請奇兵。北畧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

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畧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為

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

敝。頭會箕歛。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

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與前曠目張膽俱為佳語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

為鬪。妙句各報其怨。而攻其讐。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

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與前法同而語異諸君試相與

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

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總數語又一激踴躍有勢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

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一。乃引兵東北擊范陽。乃字正接餘皆城守始插入范陽令一段

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故作險語佳范陽令

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只三字一斷後乃應完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

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辦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秦應

法。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辦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

弔公也。前一反此一文側開闔成文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

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亦一直說下末一句掉轉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畧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

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亦作一反側之法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

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一層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

二層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三層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

君。四層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五層收完上兩

意峭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

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六層逐層脫卸如筭之籌妙甚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

定者也。一句應前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

十餘城。一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一層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

讒毀得罪誅。二層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三層乃說武臣曰。餘

同陳王起蕘。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不王。無以填之。一層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二層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

三將軍毋失時。四時。間不容息。毋失時已足。動人又轉找一句。令人聳然。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

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

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句。不如

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

成都君。獨封張耳子。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一張耳陳餘說武臣曰。耳餘王

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狗燕代。南收河內。

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

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騫略上黨。韓廣李良張騫先立一案。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先序

韓廣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耳餘同略地。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

分與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厮養卒。謝其舍中

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先點載歸妙。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

王。竟好答不。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反問起。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

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得王本意。乃將兩得。

王句疊作波後反颺去欲擒故縱之法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入所欲也轉夫武臣張耳陳餘杖

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轉夫臣與主豈可同日

而道哉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四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五今

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六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

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七轉又四出兩人字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

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許多轉折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一應前

李良已定常山遙接序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

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

書詞良得書疑不信先作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

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句起慙其從

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

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接一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

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

耳餘同脫收其兵得數萬人。一客有說張耳獨說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

扶以義，可就功。質簡乃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一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

李良走歸章邯。陳餘獨功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

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

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

餘。召前字法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耳餘相怨使張壓陳澤往

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日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

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促節中佳句陳餘曰：吾度前終不

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

何益？張壓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願以為無益。必如

公言。只四字寫陳餘一肚皮不然勿勿說不盡處猶云死固無益今定依爾云爾故下直接乃使二字乃使五千人，令張壓陳澤先

嘗秦軍。句至句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句

來。句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應前築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



渡河。遂破章邯。正忙時又夾序救兵楚軍事只用當是時三字插入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

遂鹵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下一句斷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

侯。乃使乃敢乃得寫出煩難寫出僥倖張耳與陳餘相見。此處張耳陳餘又略一合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

麋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麋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

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

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先作一疑如兩虎相對各不相下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

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

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後作一決如兩虎掉尾各自歸山張耳遂收其兵。

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卻。耳餘構卻陳餘既去

下獨序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張耳獨從項羽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

王。張耳雅游。新字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張耳獨王

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一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只一省項羽

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一。張耳

之國。陳餘愈益怒。又插入陳餘事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頓住下接

入別事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

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

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耳餘一相攻張耳敗走，念諸侯

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

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漢王亦還定三秦。

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張耳獨一歸漢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

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獨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

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

張耳。陳餘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

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一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

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泚水上。張耳殺陳餘完陳餘事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

王一。漢五年，張耳薨，諡為景王。張耳薨完張耳事子敖嗣立為趙王。一高祖長女魯元公主。

爲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裼蔽。作一裝束妙自上食。禮甚卑。有

子婿禮。兩禮字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又

張耳。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先點一句。方下說詞。固盡一時情景。然直照下王不倍德。齧指出血事。說王曰。夫天

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

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淋漓曲

懇誠體。貼至此。願君無復出口。又找一句。以決絕之。貫高。趙午等。十餘人。先點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

也。吾王長者。不倍德。映辱王句。且吾等義不辱。應生平。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

洿王爲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一句是主。貫下一段。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

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只七字。序一番布置。簡質詳盡。置驛遞也。上過。欲宿。心動。亦只六字。情景已盡。問曰。縣名爲何。

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

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應十餘人。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只一

歷入。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轡車膠致。新字。與王詣長安。

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

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身無可擊者。只五字寫盡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

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只

字作三句寫得傾倒嘆服。神情逼露。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對誰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

然諾者也。應生平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籓輿前仰視曰。泄公邪。情狀宛然摹寫盡致文心之妙如此。泄

公勞苦如平生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

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誰令公為之吾屬

映成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法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

為人。能立然諾。應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只

字欣喜踴躍情事泄公曰。然泄公曰。多一泄公曰是一頓再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

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三族盡論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

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脰。遂

死。當死時之名。聞天下。序完貫高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於是上

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又借鉗奴作一餘及孝惠

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子偃為魯元王。以

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為樂昌侯。

侈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

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

相者。一轉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二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

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三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

伯延陵季子異矣。

史記合傳皆每人一段以關鎖穿插見妙獨此傳則兩人出處同事業同即後

來構怨亦同故俱以一筆雙寫安章頓句處妥貼而無東枝西梧之病豈不

獨雄千古哉。耳餘傳如兩龍同一海始則弭耳而游後則巖角而鬪水立雲

飛一海皆動乃既去之後雙尾一掉而餘波猶復翻天則貫高一曲折多少層疊

法不待言矣而詞致之妙則反在刪通兩說。養卒歸王多少曲折多。少層疊

其妙已盡而貫高一段則又用短句促節而事語詳盡情景逼真。正神手也。○

寫耳餘而孰知其如此哉。正為後文作三歎也。○寫陳餘往。往不如張耳。即千

可離者而孰知其如此哉。正為後文作三歎也。○寫陳餘往。往不如張耳。即千

金五百價爭以倍可爲一笑

### 魏豹彭越列傳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寧陵君。秦滅魏。遷咎爲家人。魏豹傳先從其

起兄序。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狗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

爲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

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爲魏王。市辭不受。欲立魏後矣。借齊趙車乘再爲周市。勾勒一筆。正爲周市出色一番。迎魏咎於

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爲魏王。五反。非寫陳王之難。正寫周市之忠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

王於臨濟。先擊魏魏。近秦也。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

魏。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一魏豹亡走楚。

始入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狗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

爲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

都平陽。爲西魏王。一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于彭城。漢

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卽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



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緩頰二字寫辨士之神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

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群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

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鹵豹於河東。傳詣滎陽。以豹國爲郡。漢王

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一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爲

群盜。一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

兩龍方鬪。且待之一。待時而動。審顧却慮。寫彭越不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

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寫得雍容審慮。與期

且日日出會。後期者斬。且日日出。十餘人。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

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誅最後一人。情法兼盡。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

至是。百餘人耳。且同出等夷。忽行軍。請後不敢。戲笑之中。又周於是越乃引一人斬

之。衆人方笑而毅然。斬之。衆人不敢爭。又不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

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所難在斬一人耳。既斬之後。勢所浦公

之。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浦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

散卒。一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一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

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

一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于外黃。漢王

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彭越之才只作相國。殊屬過抑。故反。就彭越身上點一句。以為其自願如此耳。極寫

彭越與周市一樣。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

定梁地。一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一

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于梁地。一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

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皐。自東收彭越所

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一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彭越復下昌

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一以上七段無所屬也。略地也。絕楚糧

楚走而復下城也。往來反復終是一支游兵。然因楚為漢正在此處。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尙

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

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

彭越爲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又點明彭越爲相國之不稱也。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

約。卽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

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卽不能。事未可知也。

將齊王夾說比羽記更復多姿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

遂破楚。一上兼說韓信實事也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爲梁王。都定陶。一六年。朝

陳。一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一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

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

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兩稱病作兩頓寫梁王志不在反梁

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

覺。只四字便辨梁王之不反矣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

處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爲呂后泣涕。自言無

罪。此寫彭王乞憐處頗爲不堪豈老而喪志耶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

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

復謀反。信越布三人之死也。越最無罪。故史公直書不諱。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一懷畔

逆之意，及敗不死，而鹵囚，身被刑戮，何哉？二折中材以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三折彼無

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

而不辭云。贊語凡三折三折之後，亦若雲蒸龍變，另有一種氣勢。

魏豹為魏王彭越為魏相，同起魏地，故作兩人合傳。然魏豹殊不足取，故略其事體而已。至韓信擊鹵，以後更復索然。○彭越老成練達，有堅忍不拔之志。為項羽所敗，累仆累起，雖非重瞳敵手，然以制重瞳之命，寫來自是不凡。

越有老吏，心胸老奸，手段止。然百許人之中，毅然行法，便不是草竊規模。寫彭

是臨死一泣，大減分數耳。

### 黥布列傳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一以黥為名，倒出姓氏奇。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

壯，坐法。句黥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俳笑之。一英氣

逼人俳。布已論輸麗山。接坐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迺率其

即戲意。曹偶亡之江中，為羣盜。一陳勝之起也。布傳即借時事提序夾序不特時事。一布乃見

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番君以其女妻之。一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章邯滅

二呂臣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一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

西。項梁定江東三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陳嬰屬項梁四英布蒲將軍亦以

兵屬項梁。一亦以字奇反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項梁涉淮五布常冠軍。一項梁

至薛。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立懷王六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一項梁敗

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項梁敗死懷王徙都七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以上三節英當是時

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末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

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項羽殺宋

義八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一籍乃悉引兵涉河從之。遂

破秦軍。降章邯等。項羽破秦軍九楚兵常勝。功冠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

敗衆也。一歸功英布則以上寫項羽處俱是寫布處也文章之妙。項籍之引兵西至

新安。項籍至新安十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一至關不得入。項籍至十一又使

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一以兵屬項梁後常為軍鋒

極寫英布反借項羽寫英布看來反若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一漢元年

四月以下用漢提綱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

布等行擊之使布坑秦卒又使布破關令布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

郴縣一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

數千人行一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前寫英布項羽同功同惡至此遂分數

使使者謂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

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二鎖又將時事提序一段且頓住真如生龍活虎不可捉搦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

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忽劈頭出一句使人不知所謂真得躊躇四顧

心口商度之態下乃接出隨何若從天而下其妙至此隨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以下極寫隨何漢王曰孰能為

我使淮南孰能正應如彼等句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于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

曰臣請使之只一句並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二十人伏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

故作一頓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一警入

健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



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忽作兩調以韻勝太宰乃言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

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亦一句警入妙親字當作親密解即欲親用之親字也正與上相應并照上英布屬項羽

項羽使英布等事也淮南王曰：寡人北向而臣事之。答曰為臣事之所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

列為諸侯。北向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

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

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于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渡淮。日夜

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

若是乎。亦作兩調與前應北面臣事託國於人分借作兩調實互說也大王提空名以向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

王不取也。總收上兩段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又頓出一峯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

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

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

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

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一段說利害明哲使楚勝漢。則諸侯自

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又一挽結其勢全其理密愈覺其妍故楚不如漢其勢

易見也。又一收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于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

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又一轉愈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

下可以萬全。方說正事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

必大王有也。英布已王淮陽矣何又裂地之有故又足一句益見縝密與上俱用一樣筆法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

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一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寫一時情事色態俱備一節楚使者

在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二節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三節真入妙曰。九江王已

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

而疾走漢。并力。一時匆忙中故只用短句妙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一因

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

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完隨何淮南王至。上方踞牀洗。召

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一

寫得頓挫有態。聲色俱妙。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

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臯。一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一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一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一英布散序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起兩腐儒聲色俱妙突然而起與如彼等者一樣筆法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應前二十人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又疊兩腐儒句聲色俱妙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爲護軍中尉。一傳寫英布事而隨何無傳插序於此其文法之妙又不待言也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一又接入布事不見痕跡七年朝陳。一八年朝雒陽。一十九年朝長安。一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一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傍郡警急。一因心恐因大恐陰令聚兵事已構矣偏頓住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

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寫頽細事，曲折如見。

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傳耳，此變事虛。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至此乃上言布

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此即書語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

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欲合未合間，又作一縱。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

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敘反因委，曲有致。反書聞，上乃赦

賁赫，以為將軍。一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

乎？廷議如此，下便應序滕公薦薛公事矣，乃反放過，倒插入滕公私議一段，文法變幻。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

是固當反。一作縱。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

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

耳。只說反故並不說何以策英，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策

之計，可問。籌畫虛說妙蓋已為滕公說一遍，直述兩遍，無此文法先於上，乃召見問

薛公。此事則應接無能為句，下一時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布反不足怪，即殺彭

說話。上半節於前，述滕公前不序文法互見之妙。使布出于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

于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于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先出上中下三計作一頓上曰。何爲上

計。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

中計。略上曰對曰省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

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于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

是計將安出。上三計作兩段序妙矣此又閃出一段益奇令尹對曰。出下計。亦作一頓配上上曰。何謂廢中上計

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

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一迺立皇子長爲淮南王。間插上遂發

兵。自將東擊布。遂字緊接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

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正忙中又插出果如薛公籌之。間東

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一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爲三軍。欲以

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

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兩相救應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一遂西與上

兵遇蘄西。會甄。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極寫英布之能仍帶定項

籍以應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此時布訴功訴冤俱屬辱

事固爾而英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寫英布與百餘人走江

南一布故與番君婚應前番君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給布偽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

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布完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

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復以閉事作波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臯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

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于身

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媚生患竟以滅國贊語若斷若續或韻

文章之妙不在字句之內如花之有光另有一種妙而非凡蕊鬚瓣也如山

之有色另有一種輝潤而非烟嵐樹石也語此方可與言文矣讀英布傳不過

逐段敘事亦若另有一種銛鋒利刃犀利觸目不可解也○項羽之一時英雄借

布亦一時英雄兩人一時同事故夾寫項羽之英雄止是寫英布之英雄也

筆反襯益見其奸○乘說英布事便插入隨何之說便插入照耀而策英

淮陰侯列傳

布一段分作兩下妙甚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不

履一種寫法又是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一寫英雄失路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

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一英雄本

色不是沿門乞食一流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倒句直至漂完

也信喜怒前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

食豈望報乎一漂母而重報便齊王在其意中然寫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

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前乃私言此則衆中信能死刺我不能死

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出袴下是私言此則衆中信能死刺我不能死

畫已定豈孟浪哉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一英雄失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劍出色

居戲下無所知名一頓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一又

頓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三頓寫英雄失路無事可

為淚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危語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

為斬壯士故作奇語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先作一挑言于上上拜

漸漸引入

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臨時又一頓颺開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前滕公奇之上，未之

合未合之間多少轉折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

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度何已言而亡不及以聞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

如失左右手。又反寫一筆妙甚非寫蕭何也，正寫漢王極重蕭何而居一二日何來

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借何以寫韓信恐人易曉故就何曰：臣不敢亡

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

追信，詐也。既說韓信漢王又復颺開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只四字極贊韓信

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先挑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後跌入顧王策安

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必欲亦欲能用信

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又要挾王曰：吾為公以為將，為公是面情之語何曰：雖

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蕭何以漢王未信故又要挾一句然後逼

夫豈易事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

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至此已盡致矣，又起一峯，再要挾

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之拜將千

從四旁寫來故作驚疑然後推出韓信遂令直至追信一段文章陡然生色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

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已將天下大勢一語

不足數也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提出四字反問一句字刻入漢

應段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

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噤叱咤四字雖費解然不必作何解千人皆廢然不能任

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應勇悍字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

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剗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應仁字項王雖霸天

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層一有背義帝之約層二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層三諸

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層四項王所過無不殘滅

者五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

應彊字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

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前以三段應前四字此又以三段緊頂且三秦王為秦

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

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

民莫愛也。此時之勢先定三秦則項羽之下邯等三人為急故又提出一對論之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

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

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知彼必先知己今大王舉而東。三秦

可傳檄而定也。謀成勢便一句斷定天下事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至此

眼具禮築壇時猶疑信半耳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虛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一漢

事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一插漢四月。至彭城。漢兵敗

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陽滎。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一楚事

略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一插漢六月。魏王

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一。一插漢魏其

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

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餼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鹵豹。約定魏。為河東郡。

信擊鹵魏王事亦略其大槩蓋後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

代兵禽夏說闕與信擊趙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一

又總結信之與漢一體如此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至此始趙王成安君陳餘聞

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

西河鹵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

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忽下成語四句精鍊有色今井陘之道

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

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

後又重說一句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

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寫得儒者一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

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泥定兵法絕無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

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

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前極寫廣武君不得不

用間窺破即廣武君之策必別有那移變化必不至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  
為李左車所禽正極揚韓信處低昂互用具見文心  
大喜乃敢又極  
寫李左車也  
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

間道葦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

選騎是明寫然故作奇語不了了如持赤幟奇望趙軍奇入趙壁奇拔幟立幟奇  
令其裨將傳殮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

莫信佯應曰諾一段復作一疑分外著色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

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一段旗鼓出背水陣

趙軍望見而大笑一段背水陣是暗寫兩暗裝點鋪排如優人私平旦信建大

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想士馬雄靜旗鼓穆淵韓信於中精趙開壁擊之大戰良

久戰作一於是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戰作兩趙果空

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戰作三層寫

其殊死戰也此信所出奇兵二千騎應選共侯趙空壁逐利趙軍則馳入趙壁皆拔

趙旗立漢赤幟二千應入趙壁拔幟立幟見令明卒勇一絲不亂趙軍已不勝不

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總收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又補一句



故趙軍大驚之故。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一寫得整暇一寫得靡亂各得其妙於是漢兵夾擊。面

水上軍一面赤幟軍也。大破鹵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一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

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

事之一。上詳寫戰事然一直而來若再一直寫下便諸將効首鹵休畢賀。因問信曰。

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泥拘兵法便與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

前四段止應其三忘。卻傳殮卻于此點出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

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答還兵法卻不是成安且信非得素

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

地皆走。寧尙可得而用之乎。變化之妙存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一上軍再

解一番疑案皆於是信問廣武君。白照應已完接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

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鹵。何足以

權大事乎。故作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奏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

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應兩將之以

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又一因固問曰。又一促。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

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

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又一謙正為。敗軍之將也。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譽成安君反。裨韓信也。一旦而

失之。軍敗鄙下。身死泚上。今將軍涉西河。鹵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

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魏趙夾序。農夫莫不輟耕釋耒。榆衣甘

食。傾耳以待命者。又下姿。致語。若此將軍之所長也。先揚。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

軍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

燕不復。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夾序。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

者。將軍所短也。後抑之說得情事。如見必然之理。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

以長擊短。兩段竟住。故作。搖曳以盡文情。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

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辨士奉

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應將軍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暗伏

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

而後實者。此之謂也。明事勢已明必又找一句以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

而靡。廣武君一段已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

立張耳為趙王。請立張耳自欲得王可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

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又虛寫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

間。得黥布走入成臯。楚又復急圍之。插入漢六月。漢王出成臯東渡河。獨與滕公

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

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寫得信耳如此之疎正所謂

也。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一信引

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辨士蒯通說信曰。後云

高祖亦曰齊辨士此云范陽恐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

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

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兩兩對形且七十餘城五

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

至臨菑。亦畧寫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

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

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奇字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奇語兵易敗散。

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

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與李左車之意合正龍且曰。吾平

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

為止。亦與陳餘一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

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

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背水陣太詳而此

以短語促節而情致已盡另一妙也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鹵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一

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

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又點漢王一筆乘其急而要之故所韓信使

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

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只此妙附耳急語。固宜如此。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

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一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

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

卒。項羽說自已心事。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

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就天下說一遍。且漢王不

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

如此。就自己身上說一遍。評漢王亦甚明確。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

禽矣。就韓信說一遍。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尙存也。又逼入一步。當今二王之事。權在

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又卽須臾二句。以暢言之深動。

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接右投左投句。今釋此時而自必

於漢。以擊楚。接漢王厚交句。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

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只答他項王有故一句。餘不足動韓信也。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

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本是不倍夫人深親信我。我

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一武涉一篇後接寫蒯通一篇說武涉已去。齊

人蒯通。附傳知天下權在韓信。極寫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

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

雙關語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

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雙關語妙韓信曰。何謂也。蒯

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燦至風起。

疊三句有氣勢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

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

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一殺項羽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

維。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臯。遂走宛葉之間。一

抹殺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此句雙結智則漢王勇乃項羽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

姓疲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抹殺楚漢



即推出

韓信。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

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

居。其勢莫敢先動。

即左投右投之說而申言之

夫以足下之賢聖。接上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

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

不聽。

即韓信登壇之語

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

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

與三分之說更

進一

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

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

連出三句

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

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連應三句

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

還是對武涉之

言前序漢王之不可信而韓信言其不倍此則韓信先明其不倍而後言漢王之不可信作兩節寫又是一樣文法

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

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

爭張。歷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

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

卒相禽者何也。頓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東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

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折一而事多大於張。厲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

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陳餘

一段已為盡矣。又引出種蠡不作兩對。以錯落作致。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

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又將耳餘種蠡作雙

結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又起一頭前說漢王此說韓信

合而言之足下涉西河。鹵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狗趙。脅燕。定齊。南摧

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應而略不世出者也。

略應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

歸乎。昔所謂為漢漢勝為楚楚勝者。今乃兩無著落。天地茫茫。此身靡托。說得韓信聳然。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

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急忙之中。又作

一颺不作一起說完所以涵養文情也。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

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

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

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

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

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第四句另出。不排板。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

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又作一反振。願足下詳察之。前文長辭繁。恐其懈散。又垂此長尾。鏗鏘振響。

一氣瀉下。卽一氣卷上。又借時事一激掉轉。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

終不奪我齊。三句正寫猶豫。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爲巫。一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

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待分地而後會。兵是韓信失著。故回護之。止略寫。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

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

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爲楚中尉。恩酬

怨報。歷歷分明。英雄至此。已無遺憾。然今日則漂母固不可得。而韓信復何人哉。今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

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又獨注一段。承明一熟視之之心事。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

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

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

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

無罪，欲謁上，恐見禽。先作兩路擒縱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

「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

罵信曰：「公非長者。」又出一鍾離昧為漂母亭長作襯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

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

亡。」即蒯通之說而衍之直至死時固未嘗一日忘通也天下已定，我固當亨。只就成語之下點一句別不一上

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

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寫韓信憤懷抑鬱殊不可堪信常過樊，將軍噲

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此發明羞與絳灌等

也。列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

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新語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

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將將字亦新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

力也。此節發明上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

於庭。仰天歎曰。情悄悄冥冥。見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欲說不可不說。不能先釣一

語何由知之千古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

信幸臣也。兩折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

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說得如此之易。韓信陳豨素知其能也。遙接上畏信之曰。謹

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自上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

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上

一段即上變之言也。然赦官徒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

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

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

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信事已

借蒯通作餘高祖已從豨軍來。句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五字寫盡問信死亦何

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

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

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是妙固作快語。辯士聲口。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又一反振。

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鳥集。秦失

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一喻。頓住。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

其主。兩喻。秦鹿。跖。狗。照應。頗工。當是時。臣惟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應秦。狗段。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

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應秦。鹿段。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

葬。然乃行營高廠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借軼事出色。是史公長伎。假令韓信學

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

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文章家逐段鋪排絕無裁剪數一二而已如何為文故韓信一傳前至於追  
亡登壇詳序之後大如擊楚擊魏擊趙代奇如木罌渡軍只用略寫虛寫至李  
左車井陘一說方始詳正虛實相參疎密互見之妙也○凡人遇此如雷則易  
重發則難蓋其才易盡也史公於武涉之後接入通使他入遇此如果雷同  
固非佳士即別有妙解亦是支詞他偏用一様見解可以道氣而計哉  
細看來一則句句是為項王一則句句是為韓信寧可以道氣而計哉



韓王信盧綰列傳

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

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

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以上得信。以爲韓將。

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序法明簡曲折沛公立爲漢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

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嚮。可以爭

天下。此淮陰登壇語。或以同名誤耶。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爲韓王。先拜信爲韓太尉。將兵略韓地。

終不脫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爲列侯。應完韓

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迺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更以及開乃

神動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乃立

韓信爲韓王。乃許乃常將韓兵從。終不脫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

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

年春。遂與剖符爲韓王。王潁川。數節只明年春。上以韓信材武。以前只序事信之所

實序爲人反從此點出所

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人。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

句反句

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

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

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於離石，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

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

大破之復破之常敗走一路實寫漢之得勝孰知為平城之誘哉欲擒故縱之法兵法如

是文法亦如是漢乘勝追北。

一句結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

可擊。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閼氏乃說冒頓曰：今

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

只約略寫簡淨

時天大霧，漢使人往

來，胡不覺。

又周旋一句為被解圍

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請令彊弩傅兩矢外嚮，徐

行出圍。

蓋曰匈奴全軍在此難與爭鋒惟有彊弩持滿徐行弗怯庶可出圍耳解者恐悞

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

漢亦罷兵歸。韓信爲匈奴將兵。往來擊邊。頓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悞陳豨。悞字好

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胡與騎入居參合。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曰。陛下寬仁。

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

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

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

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

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償於吳也。一段今僕亡匿山谷間。日暮乞貸蠻蠻。僕之思歸。如

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兩段詞命簡當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完信事

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

文十四年。頽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頽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吳楚軍時。弓高

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頽當孽孫韓嫣。貴幸。名富顯

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爲案道侯。子代。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拜爲

龍頽侯。續說後。一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

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一段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

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二段序初生瑣細事極為濃高祖

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一節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

為將軍。常侍中。二節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三節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

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四節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五節

長安復解一句正見帝都重地不惜與之極寫親幸。○以上寫盧綰親幸。正為後文一嘆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乃使盧綰別將

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乃使者向來親從侍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

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為羣臣缺望。及鹵臧荼。邇下詔。諸

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

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

莫如燕王。又點一句此固親幸之終而違忤之始也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

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

等軍破。所以沮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

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一節正由勝說到燕今公爲燕欲急滅

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鹵矣。二節反由燕說到勝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

事，寬得長王燕，卽有漢急，可以安國。兩節後緊淨明快張勝以爲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

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寤，迺詐論他人

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又卽燕王跳脫一番且頓

住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

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一節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

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二節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

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

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三節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

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四節節節寫來由寬入緊於是上曰：「盧綰

果反矣。」緊接一句收上四節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伺候。幸

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綰爲蠻

彘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一節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

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二節前寫處處親幸此寫事事不偶孝景中

六年。盧綰孫他之。以東胡王降。封為亞谷侯。一陳豨者。宛胸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

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為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

邊兵。邊兵皆屬焉。寫陳豨簡略之甚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

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陳豨待客從周昌目中寫出妙豨還之代。周昌乃

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

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

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大王。劫畧趙代。寫陳豨反事甚草草上

聞。乃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誣誤劫畧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

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陳豨無能為從高帝口中說出妙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

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

守尉。一節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



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

陳豨無可寫耳。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

頤住。後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

下云生。破豨將張春於聊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

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

傳外。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

伐明。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乃從山南有之。遠。句。句。佳。迺立子恒為代王。都中都。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

節。一。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

過實。陳豨事反從周昌疑之。瑕疵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二節於戲。悲夫。

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總收

此不過以三叛將合作一傳絕無關合處○韓王信傳只寫大節初不過將韓兵畧韓地後不過投匈奴等事疎枝大葉布置謹密而已○盧綰傳前半寫其親幸後半極寫其齟齬愛憎知遇真有如是者可為三嘆世間深仇積怨往往從極相知而起豈特一耳餘哉○寫陳豨絕無好處不過好客一節耳忽然而來無端而反千古而下想之不過一孟浪豎子耳而淮陰豈足與謀哉故握手仰天諸語傳中不入史公身在漢世目擊其冤故於此見意也

### 田儋列傳

田儋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以田儋立名是三人皆豪

句宗彊。句能得人。句直照至篇末。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一峯使周市畧定魏地。北

至狄。狄城守。田儋佯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

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句古之建國。句儋。句田氏。句當王。對屹然竟住妙遂

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畧定齊地。一頓住下又秦

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句急。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大書齊王為將兵救魏

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一儋傳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

頃齊人聞王田儻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齊王。田角爲相。田間爲將。以距諸

侯。一又出一峯田榮之走東阿。間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

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頃住且颺開○項梁有德而田榮怒齊之立

假。而字接得不離妙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

趙。插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儻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頃項梁

既追章邯。間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

殺田角。田間迺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

角。田間以市於齊。楚趙一詳一畧有筆法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

一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二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

齟用事者墳墓矣。轉得快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

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插入章邯用而字便極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且頃住一作一結

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既住又起蛛絲馬跡之妙迺徙齊王田市更

王膠東。治卽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

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

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點明上節作結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

插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

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插陳餘一筆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

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

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乃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收完上段簡淨項王

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完田榮傳項王遂燒夷齊城

郭。所過者盡屠之。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

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間插入漢王亦用而字項羽聞之。乃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

漢戰。相距榮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以故二字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

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頓橫定齊三年見大書一筆。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

廣。及其相國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

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乃罷守戰備。縱酒。倒序解明解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

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三點歷下軍詳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

酈生賣己。而烹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

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鹵齊王廣。漢

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插入橫王事仍用而字妙還擊嬰。

嬰敗橫之軍於贏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一

間中插入梁事且兜住韓信已殺龍且。間接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

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漢因而立之。一因齊事插入韓信一段因非本傳故一氣滾過

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接上田橫走梁事越昔中立故可依今歸漢故不得不去也田

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

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三人事一路分敘借高帝口中一總出色一番迺使使赦田橫罪。而

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

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

敢動搖者。致族夷。又為田橫出色一番田橫上加齊王二字壯甚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

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

十里。至尸鄉廡。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且一頓若真謂其客曰。橫

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鹵。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

轉一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

心乎。轉二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

三十里間。形容尙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一段奇事寫得明白令客奉其頭。從使

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只一句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

乎哉。又將兄弟三人一提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

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又借二客出色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

其餘尙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又借五百人出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又借五百人出

章家寫此助色如餘波欲於是一篇首能得士句截然竟住平而兩峯傑出豈非樂事

甚妙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



之權變。爲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忽然出一蒯通。又忽然出一安期。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原是三人合傳。而處處關合。首尾照映。此乃史公極有行列文字中間寫田橫。自到一段。尤慷慨明淨。○中間接處。插處凡四用。而字字妙絕。讀者詳之。○贊中忽寫蒯通。又傳外。插出一安期生。非孟浪也。蓋因田橫兄弟能得士。一句因思天下士如二客。如五百人。皆得因田橫而見。此外如蒯通。如安期生者。不知埋沒幾何。遂與草木同腐。故不覺爲之三嘆。而廁之傳末也。史公誠好士哉。

### 樊鄴滕灌列傳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爲事。與高祖俱隱。俱以高祖初從高祖起豐。攻下

沛。一戰功。高祖爲沛公。以噲爲舍人。一爵賞。從攻胡陵。方與。一戰功。還守豐。擊泗水

監豐。下破之。一戰功。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一戰功。與司馬尼戰。殲東。卻敵。斬首

十五級。賜爵國大夫。一戰功。二爵賞。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

賜爵列大夫。一戰功。六爵賞。復常從。樊噲高祖親臣。戰功從高祖處爲多。故從攻城陽。先

登。一戰功。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一戰功。四爵賞。從攻圍東郡。守尉於

城武。卻敵。斬首十四級。捕鹵十一人。賜爵五大夫。一戰功九。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間。

守軍於扛里。破之。一戰功。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

捕鹵二十七人。賜爵卿。戰功十一。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一戰功。攻宛陵。先登。斬首

八級。捕鹵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一戰功十三。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一戰功

東攻秦軍於尸南。一戰功。攻秦軍於犇。一戰功。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一戰功。攻宛

城。先登。一戰功。西至酈。以卻敵。斬首二十四級。捕鹵四十人。賜重封。一戰功十九。攻武

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鹵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一戰功。項羽在

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略得。項羽既饗軍

士。中酒。飲酒中。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略得

妙。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始入。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

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

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略序處更。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

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

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與項紀不同而情事更明淨項羽默然。寫項羽心服沛公如廁。麀樊

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

使張良謝項羽。謝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入營。誚讓項

羽。沛公事幾殆。復綴數語歸功樊噲是噲傳體也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

爵為列侯。號臨武侯。九爵賞遷為郎中。從入漢中。一爵賞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

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一戰功二從攻雍。燹城。先登。一戰功二擊章平軍。好時。攻城。

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鹵二十人。遷郎中騎將。一爵賞十一從擊

秦軍。騎壞東。卻敵。遷為將軍。一戰功十二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

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一戰功十三從攻項籍。屠煮棗。一戰功十六擊破王武。程處

軍于外黃。一戰功十七攻鄒。魯。瑕丘。薛。一戰功十八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

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一爵賞十四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

籍。下陽夏。鹵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一戰功十九項籍既死。

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一爵賞十五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鹵荼。定燕

地一戰功三十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戰功三十一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

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一爵賞十六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于代。自霍

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一戰功三十二因擊陳豨與曼丘

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戰功三十三遷為左丞相。

一爵賞十八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一戰功三十四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

一戰功三十五因擊韓信軍於叁合。軍所將卒。斬韓信。一戰功三十六破豨胡騎橫谷。斬將軍

趙既。鹵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卜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

鄉邑七十三。一戰功三十七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

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戰功三十八從

斬首百七十六級。賞軍六十八宛陵二十三李由軍十六城武十四趙鹵二百八十八

人。城武十一趙賁軍二十七宛陵二十四別破軍七處軍曼丘臣軍綦毋卬尹潘軍

王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戶牖宛郿得丞相一人梁將軍十二人。王黃及解

十福軍人。孫奮等○總叙戰功以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

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點明呂須先黥布反時。前戰功直叙至盧縮反時已在

先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

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正寫其最親也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

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兩也字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

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兩且字兩乎字以兩

折真淨者樊噲之語宛折者史公之文也高帝笑而起。一其後。盧縮反。一先一後作兩節對照高帝使噲以相國擊

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

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不問所由來是高帝意中故大怒也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

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一孝惠六年

樊噲卒。諡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而字亦字妙女子高后時用

事端權。大臣盡畏之。一伉代侯九歲。伉代侯前已著明此乃伉代侯後之九年耳作一句讀高后崩。大臣誅諸

呂。呂須媵屬。因誅伉。因字好以明非伉之罪也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

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一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諡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

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奇語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

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一曲

周侯酈商者。高陽人。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

餘。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初從攻長社。先登。戰功賜爵封信成君。一賞爵

一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戰功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戰功別將攻

旬關。定漢中。一戰功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一爵賞二○下

名用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烏氏。周類軍榆邑。蘇駟軍

於泥陽。賜食邑武成六千戶。一戰功五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

離昧戰。疾鬪。字法異○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一爵賞四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

二歲三月攻胡陵。一戰功七項羽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

荼。戰龍脫。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卻敵。戰功八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

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號曰涿侯。一爵賞五以右丞相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

一戰功九。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



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一戰功還以將軍爲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

豨殘東垣。一戰功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陷兩陣得以破布軍。戰功

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一爵賞凡別破軍三軍。雍將軍周類降定郡六縣七

十三。北地上郡宛穰等得丞相代程守相代郭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無名二千石已下至六

百石十九人。無名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一此結住下入酈寄傳其子寄字

況。酈寄附傳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

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給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

據北軍遂誅諸呂。給呂事略寫以高后紀已詳也是歲商卒諡爲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

也。一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欒布自

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景帝怒下

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爲繆侯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

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一汝陰侯夏侯嬰沛

人也爲沛旤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一先寫親密嬰已

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證其不傷也。後獄覆也。覆按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

一玩此則證其不傷為是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

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一爵賞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

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一戰功二爵賞從擊秦軍。傷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

下。以兵車趣攻戰疾。戰功二此又多用賜爵執帛。一三爵賞常以太僕奉車。僕既為太

奉車下節節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一戰功三

以奉車冠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鹵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

印一匱。一戰功四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

一戰功五爵賞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于藍田。芷陽。以兵車趣攻戰疾。戰功六至霸上。項羽

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一六爵賞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

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七戰功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

漢王急。馬罷。鹵在後。常蹶。正見其急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

漢王急。馬罷。鹵在後。常蹶。正見其急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

極急之時。寫得極從容。○面雍樹三字不可解。數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非真欲斬

千載流傳之書。豈無脫誤。闕疑可也。諸解恐鑿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

急極之時。不能顧兩兒。後并恨滕公也。急時為人羈絆。真有此意。至事定而思乃為可笑耳。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

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一爵賞七為其收兩兒也。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

楚。至魯。八戰功益食茲氏。一爵賞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戰功

九。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十戰功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一爵賞以太僕從擊代。至

武泉雲中。益食千戶。一爵賞十一。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

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關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

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一戰功十二。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

大破之。十三戰功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十四戰功賜所奪邑五百戶。一爵賞

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陣。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一戰功

十五。爵賞十三。○此兩陷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一公

陣似自立。功非為帝御也。路叙明此又一總結。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

嬰北縣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一。繳完載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一太僕高后

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太僕與餘波

大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一八歲卒。諡為文侯。一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

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

殺。國除。一穎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為沛公。畧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

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鬪。賜

爵七大夫。一戰功一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賜爵執帛。號宣陵君。一戰功

二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定南陽

郡。一戰功三西入武關。戰于藍田。疾力。一戰功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一戰功沛

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一戰功四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一戰功五從。還定三秦。

下櫟陽。降塞王。一戰功五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一

六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

鄉。一戰功七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

還軍於雍丘。一戰功八王武魏公申徒反。從。擊破之。攻下黃。一戰功九西收兵。軍於

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爲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爲校尉。可爲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

左右善騎者。傅之。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爲中大夫。爵賞七令李必駱甲爲左

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戰功十。以下俱別將。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

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戰功十一。卒多蓋穎陰已爲大將也。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

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戰功十二。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所將卒。斬樓煩將

五人。連尹一人。戰功十三。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戰功十四。

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爲御史大

夫。戰功十五。爵賞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爵賞九。以下屬韓信。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

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鹵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

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贏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

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戰功十六。東從韓信。攻龍且

留公於高密。卒斬龍且。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一

戰功十七前多用所將卒故此用身字 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

之一戰功轉南破薛郡長身鹵騎將一人一戰功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僅取慮

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一戰功項羽使項聲薛公郟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

破項聲郟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鹵柱國項佗降留薛

沛鄆蕭相攻苦譙復得亞將周蘭一戰功二與漢王會頤鄉從漢王擊項籍軍於陳

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鹵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一戰功二十項

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將破之所將卒五

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

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一戰功

三漢王立為皇帝賜嬰邑三千戶一爵賞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戰功

二十四或以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穎陰二千五百戶號曰穎

陰侯一爵賞十二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

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一戰功二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



白題將一人。戰功二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磬石。至平城。為胡

所圍。戰功二從還軍東垣。一從擊陳豨。一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

卒斬敞及特將五人。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戰功二黥布反。以

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

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

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戰功三十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

所食邑。爵賞凡從得二千石二人。無名別破軍十六。楚軍齊軍降城四十六。臨菑定

國。齊郡二縣五十二。贏博博陽得將軍二人。齊華無傷柱國。楚項相國。齊田各一

人。二千石十人。無名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

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

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

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

陽歸。常疑諸呂既誅齊王何以不至京師以覬尊位蓋有灌嬰之兵以與絳侯陳平

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一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一。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嬰戰功餘波兩罷兵相對。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諡曰懿侯。一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反其素頓。異哉所聞。歎息一。句。七字作。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

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贊語曲折縹

此篇與曹相國世家是一樣筆法。固為史公創格。大意雖相似。然其中用字處各有變化。○如此傳以一樣筆法連寫四篇為之者。固難讀之者。亦易厭。然細看其中一篇。是一樣筆法。如噲傳是親臣故用從字。而中間插鴻門一段。鄼傳以官名提綱。貫下夏侯傳是車將故節節提奉車灌傳是騎將故一段。從一段。鄼傳別將一段。從韓信縱橫馳騁古人作文決不輕易下筆。讀者須細看。

### 張丞相列傳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總一。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一及沛

公畧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一生壽考。福澤劈。頭先有此一難。身長大。

肥白如瓠。張丞相固是痴肥一流人。時王陵見而恠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一遂從西入武關。

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以漢事提綱。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

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

寇。一得陳餘事畧。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一相代燕王臧

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

一攻臧荼事畧。遷為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

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

國上計者。一戰功序畢提始末總序作一束。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一相淮南事

畧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一且截住即御史大夫。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因張

蒼帶出周昌因周昌又帶出周苛。周苛生逐屠吞吐。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

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周苛為客。因周昌帶出周苛。即周苛雙序。從入

關破秦。一傳已明也。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周苛周昌雙序。漢王

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

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鹵矣。項羽怒。亨周苛。一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

又即周苛仍歸到周昌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

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一以終其事昌為人。至此始獨序周昌事彊力敢直言。直伏下如意事

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非

非痴大是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一騎字一仰字思之如畫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

然尤憚周昌。憚字隱隱伏下脉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

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兩句連得妙事有適然使二人分功不得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

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

而笑。兩笑字相照前則半慚此則全憚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一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

御史。趙人方與公。因張蒼帶出周昌又因周昌帶出趙堯乃正欲序趙堯時忽又插入一方與公其法同也張蒼從御史大夫截住序周昌趙堯從符

璽御史截住序方與公其法同也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

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問高祖

獨心不樂。悲歌。與前兩笑字相照笑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前已點明偏趙堯進請

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

不能自全乎。兩調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

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三句作

正寫高祖平日宛轉思量心口商度之語。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應彊力且自呂后太子

及大臣皆素敬憚之。應尤憚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

彊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

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乃可誰可獨昌可非公不得已。彊

行。兩彊字極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

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玩弄頓挫事情遂拜趙堯為御史大

夫。一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後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又提趙堯

趙堯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

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

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句何。句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

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一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

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一而兩附傳夾序

遞入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句怒。句擊

傷主呂后吏。一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

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

歲免。一任敖事只略序為御。史大夫不為任敖也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

祿等免。一曹窋事亦。只略序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重入正傳遙接御史大夫蓋曰由周昌而來遞傳遞及以至于蒼也

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一自漢興至孝

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獨推出張蒼是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

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

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



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前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

善律曆。一 又總序一段與前主計一段遙遙應合兩兩對序以成文章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

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一 又插序爲救

蒼爲丞相十餘年。開接律曆事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

議。張蒼張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土

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一 蒼任人爲中候。大爲姦利。上以

讓蒼。蒼遂病免。一 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諡爲文侯。子康代侯。八

年卒。子類代爲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一 蒼事初張蒼父長不滿

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爲侯。丞相蒼子復長。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一 忽從

上生出文情奇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常孕者不復。幸蒼

年百有餘歲而卒。一 又借二軼事作餘波文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

帝擊項籍。遷爲隊率。從擊黥布軍。爲都尉。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

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一。張蒼

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嘉得以此附傳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

丞相。欲用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欲不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又欲念久之不可。終于

寫四次轉折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又作一頓乃以御史大夫嘉為

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一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

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

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

勿言吾私之。一邊行行直氣一邊妮妮私語兩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

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戲得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

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迂得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

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窘得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

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

臣。寫一邊極其迂執一邊極其窘急而文帝從中玩弄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

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

而丞相嘉自紉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

皇廟。垣先出穿門後出廟垣倒法。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爲門。奏請誅錯。錯客有

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

垣。乃外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

錯。乃先請之。爲錯所賣。與鄧通事兩兩對照。至舍。因歐血而死。一諡爲節侯。子共侯蔑代。三年

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子侯臾代。六歲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

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爲丞相。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平棘

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爲丞相。忽附入陶青劉舍等六人使人不覺其用筆。皆以列侯繼

嗣。媿媿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爲漢名相。而紉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

用秦之顛頊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

學術。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史公作傳無不有線索貫串。而此篇線索更異。他篇以御史大夫申故于張蒼爲御史大夫一句頓住。因言張蒼爲御史大夫之前。則有周苛周勃徇難而用

周昌周昌相趙而用趙堯趙堯抵罪而用任敖任敖免而用曹窋曹窋免而後至張蒼為御史大夫耳故附周昌等而結至張蒼本傳至序完張蒼因計張蒼御史大夫之後則有申屠嘉故又附申屠嘉一傳篇中純以御史大夫照應而絕無閒人可竄入也不然執樞樞而祭者非其子孫何以通鬼神哉○張蒼先提好書律曆一句通篇皆以書律曆事貫○因御史大夫而附傳周昌申屠嘉固也乃嘉傳後不序後之為御史大夫者乃反序後之為丞相者如陶青等六人是史公故作狡獪伎倆愚弄後世而後世之人受其愚而不覺耳

附丞相列傳

褚先生補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畧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只畧卒而有韋丞相代一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不學無術不可以作宰相故以讀書文吏貫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一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文吏應前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帶劍奏事作數其時京兆尹壘是古文法

趙君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脇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趙君。迫脇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一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讀書應前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爲列侯。而因爲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爲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賊。免爲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爲丞相。何見之明也。又借相工總序三。相另作一結變法。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爲吏。讀書應前至

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

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為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一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一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好讀書。應前。明于詩論語。為吏。至衛尉。徙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為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又借相工發議。論挽至前段。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一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好讀書。應前。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



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爲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

遇。時。而。命。也。哉。論借時命一段下又發議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然多至

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或乃陰私相毀害。

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爲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眞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

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

聖之才。困。戾。不。得。者。衆。甚。也。兩折以

褚先生于史記有原缺而補者有因事而續者獨丞相列傳史原無之無所附麗舊因張丞相傳後有陶青六人遂寄于後今因之○此篇恬淡濟楚後幅亦以感歎作致而無奇麗壯偉之觀

### 酈生陸賈列傳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

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寫得落拓不羈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狗地。過高

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齷。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所謂公等碌碌殊

酈生乃深自藏匿。接酈生狂生處偏寫其不狂爲酈生立品前寫諸將後聞沛公將

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酈生不說

見沛公先說沛公騎士歸酈生見。酈生不說騎士薦酈生先說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

人多大略。將與以上諸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

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其狂態語氣歷落狂生自謂非狂

尤有致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

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又作騎士一頓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

以上多少委曲至此便收如兩澗透迤不肯遽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

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寫高祖處正寫其慢易大略生酈生

入。則長揖不拜。此上句極寫酈生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語帶

好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

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突起一頭不知如何收拾乃於是沛

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寫沛公倨極倨恭處極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

沛公喜。賜酈生食。寫其衣服寫其氣槩寫其兩相駕馭處而言問曰。計將安出。上泛

此問計實。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

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陳留人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陳留人也

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陳留人也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

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一說令事亦不細寫莽莽者，只具大槩文以疎為妙者，此等是也。酈生言

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一虛一句藏許多事，即伏下

說齊事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

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

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奇句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只增兩不便

作兩樣一正一反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又解明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

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

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下一轉甚捷且兩雄不俱

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

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

守白馬之津。五句忽作排調而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應天之心未有

所定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于歷下。諸

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

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

說齊王曰。前酈生口中原因敖倉搭入說齊王曰。齊是一件事故即以而字接下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緊頂天下知王曰不

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

保也。亦只增一不字未字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只二字硬綻之極曰。先生何

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

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

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

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一段項王有倍約

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

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剗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

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一段說楚一反一覆故天下之士歸于漢王。可坐而策也。乃

到歸漢之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

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

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飛狐之口。與前一字不換天下後服者先亡矣。先後

得巧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又作兩折田

廣以爲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

十餘城。迺夜渡兵平原。襲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

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寫酈

壯終以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狂致結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

功。帶序完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

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

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一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

左右。常使諸侯。一亦以引起下文使南越事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

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魑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魑結箕倨。老他借蠻犛自處。放恣傲慢。以折陸賈而陸賈犛。頭以中國人三字折之。便令老他氣索。是兩人權術駕馭。親戚昆

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

身矣。先責尉他。即捷轉入漢事。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竝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

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畧諸侯。遂誅項

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與上酈生說齊一樣。文法對照。天子聞君王王

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說得遣

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

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

手耳。此一段正從中國人三字貫下。蓋中國人而王。越終是他族。逼處與越。於是尉

他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蠻中久。殊失禮義。為箕踞。自解然已招承作。中國人矣。寫老他心服。因問陸

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聞陸賈之言。不覺心服。而轉念又未

人故。陸賈亦不復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



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彝。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賢否只就事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因他說蠻彝崎嶇中國殷富。故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正寫中國人居越空。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伏後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他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說拜賈爲太中大夫。一陸生時。前說稱詩書。高祖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立說便甚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竝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是正論有之。正應馬上得之。高帝不憚。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蠡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借左右作一襯號。寫一時傾動。其書曰新語。一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

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間接

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

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

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為也。一奇人奇事寫得意致飛舞

人生如寄得此便足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

不得。不欣羨陸生也。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

生。點綴處事情盡露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

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

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

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句調俱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

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又虛寫一筆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為絳侯

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

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飲食費應前人馬酒食云云寫陸生曠達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

間名聲籍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一處寫妙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

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

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一先使南越已盡情實發此不幾重複乎陸生竟以壽終。一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鼻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

原君。平原君非之。止布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

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一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于長安。行不苟合。義不

取容。一亦只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

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借陸生帶下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

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劈頭突入辟陽侯

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

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列侯貴人。以辟

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且頓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

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

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先寫太后不能救大臣，不欲救辟陽侯，已心盡氣絕，可以顯出平原君矣。

而偏又作此一閃，文情之妙乃爾。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即就幸臣說，是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

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辟陽自辟陽籍孺自籍孺兩不相及也，乃硬坐一句，使之

一驚一驚，便可動而辟陽之事矣。立說之妙。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又硬劫一句，使

祖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又甜

句說來，於是閱籍孺大恐。只就大恐一邊說富貴，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

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

驚。又補寫一筆，大怒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于諸呂至深，而卒不誅。

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又虛寫一筆，與陸生傳一孝文帝時，淮南厲

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

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

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借文帝一嘆為平原君迺召其子拜為中大

夫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

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起得從容文雅儼然是一儒生使者

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就衣冠

人而其人活現是禮法也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

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兩句作兩折一字不換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

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以前祥烟瑞靄霏霏微一變而爲轟雷掣電使者懼而失謁，跪

拾謁還走。借旁人極寫其勇與赤泉侯射項羽事同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

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亦兩折一字不換對作章法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寫沛公傾倒酈生入

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

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

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

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一路以短間促節勝此忽換一段汪洋大觀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

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方入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

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說陳留一段前臣傳詳此獨用簡

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眾。據

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

矣。沛公曰。敬聞命矣。于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

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說令一段前傳

簡此獨用詳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

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寫令之恐懼畏懼急詞反以詳寫而其急愈甚妙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

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

已斷矣。妙在警脫今後下者。必先斬之。于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

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孫月峯云篇中以十五天

下字十三足下字四先生字十一陳留字十四沛公字若故重之以見奇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于鞏洛之間。酈生

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





豨。一月徙爲代相國。將屯。二歲爲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諡爲景侯。子須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一信武侯靳歙。以中涓從。起宛胸。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首五十七級。捕鹵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一人。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鹵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爲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侯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畧梁地。別將擊邢說軍菑南。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侯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四。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侯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餉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畧地東至繒。郟下。

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鹵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歙卒。諡爲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一蒯成侯。緹者。沛人也。姓周氏。常爲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以緹爲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緹爲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爲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緹以壽終。諡爲貞侯。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緹子居代侯。至元鼎三年。居爲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斬歛。皆高爵。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緤。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初讀曹相國世家鋪序處覺文法一新耳目頗異及至樊鄴滕灌列傳亦有作法此傳平直無奇不覺積習生厭矣孫月峯以其有吏牘意亦似腳色供狀誠然也而何氏以為後人探漢書補之或其然乎○傅寬傳俱未特將從高祖者六屬淮陰屬相國參屬太尉勃者各一斬傳從高祖者九別將者八周傳止從高祖者一以終無離上心為總而畧序其留行一事此三傳之大畧也